一池荷风送清凉——古诗词中的荷花

夏日清凉数荷花。让我们徜徉在古诗词的百花园里,静心品赏荷花那清雅高洁的风骨吧。 ——编者

青阳渡
佚名(魏晋)

青荷盖绿水,芙蓉披红鲜。
下有并根藕,上有并头莲。

夏日南亭怀辛大
孟浩然(唐)

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。
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
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
欲取鸣琴弹,恨无知音赏。
感此怀故人,中宵劳梦想。

曲池荷
卢照邻(唐)

浮香绕曲岸,圆影覆华池。
常恐秋风早,飘零君不知。

采莲曲
王昌龄(唐)

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。
乱入池中看不见,闻歌始觉有人来。

子夜吴歌·夏歌
李 白(唐)

镜湖三百里,菡萏发荷花。
五月西施采,人看隘若耶。
回舟不待月,归去越王家。

古 风
李 白(唐)

碧荷生幽泉,朝日艳且鲜。
秋花冒绿水,密叶罗青烟。
秀色空绝世,馨香谁为传。
坐看飞霜满,凋此红芳年。
结根未得所,愿托华池边。

采莲曲
白居易(唐)

菱叶萦波荷飐风,荷花深处小船通。
逢郎欲语低头笑,碧玉搔头落水中。

赠荷花
李商隐(唐)

世间花叶不相伦,花入金盆叶作尘。
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。
此花此叶常相映,翠减红衰愁杀人。

州宅堂前荷花
范成大(宋)

凌波仙子静中芳,也带酣红学醉妆。
有意十分开晓露,无情一饷敛斜阳。
泥根玉雪元无染,风叶青葱亦自香。
想得石湖花正好,接天云锦画船凉。

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二首 其二
杨万里(宋)

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。
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

小 池
杨万里(宋)

泉眼无声惜细流,树阴照水爱晴柔。
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

莲藕花叶图
吴师道(元)

玉雪窍玲珑,纷披绿映红。
生生无限意,只在苦心中。

荷 花
石 涛(清)

荷叶五寸荷花娇,贴波不碍画船摇;
相到薰风四五月,也能遮却美人腰。

临江仙 雨停荷芰逗浓香
阎 选(五代)

雨停荷芰逗浓香,岸边蝉噪垂杨。物华空有旧池塘,不逢仙子,何处梦襄王?

珍簟对欹鸳枕冷,此来尘暗凄凉。欲凭危槛恨偏长。藕花珠缀,犹似汗凝妆。

采桑子 荷花开后西湖好
欧阳修(宋)

荷花开后西湖好,载酒来时。不用旌旗,前后红幢绿盖随。

画船撑入花深处,香泛金卮。烟雨微微,一片笙歌醉里归。

浣溪沙·荷花
苏 轼(宋)

四面垂杨十里荷,问云何处最花多。画楼南畔夕阳和。

天气乍凉人寂寞,光阴须得酒消磨。且来花里听笙歌。

苏幕遮·燎沉香
周邦彦(宋)

燎沉香,消溽暑。鸟雀呼晴,侵晓窥檐语。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。

故乡遥,何日去?家住吴门,久作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?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。

鹧鸪天·赏荷
蔡松年(宋)

秀樾横塘十里香,水花晚色静年芳。胭脂雪瘦熏沉水,翡翠盘高走夜光。

山黛远,月波长,暮云秋影蘸潇湘。醉魂应逐凌波梦,分付西风此夜凉。

洞仙歌·荷花
刘光祖(宋)

晚风收暑,小池塘荷净。独倚胡床酒初醒。起徘徊、时有香气吹来,云藻乱,叶底游鱼动影。

空擎承露盖,不见冰容,惆怅明妆晓莺镜。后夜月凉时,月淡花低,幽梦觉、欲凭谁省。且应记、临流凭阑干,便遥想,江南红酣千顷。

卜算子·席间再作
葛立方(宋)

袅袅水芝红,脉脉蒹葭浦。淅淅西风淡淡烟,几点疏疏雨。

草草展杯觞,对此盈盈女。叶叶红衣当酒船,细细流霞举。

得胜乐·夏
白 朴(元)

酷暑天,葵榴发,喷鼻香十里荷花。兰舟斜缆垂杨下,只宜辅枕簟向凉亭披襟散发。

本版摄影:邢占平 张广闻

连载

30

韩石山 著

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当时沈从文住在城内的达子营胡同,见了沈,沈马上就领他去了北总布胡同三号“太太客厅”见了林。见面后第一句话是:“你是用感情写作的,这很难得。”然后就是吃茶,聊天。晚年,写到这件事,萧乾说:“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,亲切地抽了一鞭。”萧乾的这个比方是很恰当的,当然也说不上多么新奇,王洛宾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里头,就有一句,“我愿意变作一只小羊,让她的鞭子轻轻地抽打在我的身上”。

再一位是李健吾,这个人是我的老乡,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作家,写什么成什么,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贡献。1933年秋天留学法国回来,第二年秋天,在新创刊的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,评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是他正在写作的《福楼拜评传》中的一章。这篇文章,带给李健吾的直接好处有两个,一个是已接受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郑振铎,正在物色一个法国文学教授,看了这篇文章,当即拍板,就是这小子了。当时李健吾只有二十八岁,出国前不过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助教,回国后连工作也找不下,靠译书维持生活,用现在的话说,是个待业青年。一下子当了国立大学的教授,真可说是喜从天降。比这个更喜的是,就是因了这篇文章,承蒙林小姐召见。晚年他是这样说的,“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。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,给我写过一封长信,约我到林家见面。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后院。我每次去,总是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”。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前面说过的,去看望林徽因的人,好多都是以看望金岳霖为幌子。进入“太太客厅”,就等于进入了京派文学的中心,他不常去才怪哩。

第三个该是卞之琳了。这可是中国的大诗人,写小诗的大诗人,凡是喜欢新诗的,没有人不会记得他那首叫《断章》的短诗:“我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他是徐志摩的学生,想来是徐志摩带他去见林徽因的。晚年的回忆文章里,他说,“她和我的相知,开始于1931年同在《诗刊》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。她年龄只比我大六岁,因为师辈的关系,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,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。”亲切,知己,这两个词,大概是这些进入“太太客厅”的年轻人的共同感受。

从这几个人后来写的文章里,能够看出,他们最为佩服的是林徽因的文学见识,因此也就格外重视林小姐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指点。不去一一引述了,在一篇正式的文章里,林小姐有坦直的表白。

1936年10月,大公报社出了本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》,由大公报馆出版。这个选本,是大公报社委托林徽因编选的,书前有她写的《题记》。她说,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。诚实的重要远在题材的新鲜,结构的完整,文字的清丽之上。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,内容的情感却全得藉力于逼真的、体验过的情感,丝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“情节”。所谓诚实,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历过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,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,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、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。

随笔